儀禮管見

儀禮管見卷中之一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噦 鳴嚨 嗣鳴喈 同校字

大射儀第七○射可以觀德行故聖王重之其重射之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考之禮記射義其曰射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

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云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以所貢者之得人與否定其君之賞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即寓黜陟操縱諸侯之微權也因并令在朝諸臣共有事於射以習禮樂而觀盛德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豈獨在會同時乎至諸侯大射取士則上以貢天子下以助己祭而即於其時令羣臣共習焉故逸詩曰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而射義所云君

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可免流亾之患者也乃論者疑必射中始得與祭卽大臣中容有不得與贊襄者不知擇士助祭不過如後世所謂陪位者耳並無職司非若百執事者之有一定而不可缺若贊玉幣者奉玉齍者奉六牲者之等在朝諸臣各揚其職廢職則有常刑奚待於擇之哉亦安得以擇之哉葢百官衆矣除祭祀有常職外其餘不能一一入廟也於是焉射以擇之令其陪位固非專擇夫所貢之士而諸侯大射亦非專擇夫所欲貢之士也明乎此然後知擇士以助祭與夫駿奔造

執豆籩之各有司存者固並行而不悖矣然則祭祀有常職者與射否乎曰射人戒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經文明言之矣安得不與特不專爲助祭而擇耳此篇鄭注所云得與祭者蓋亦指陪位言敖氏謂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則仍是燕射而非大射矣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射人宿視滌與下經樂人宿縣文法同俱射前一夕但視滌則此時即預命之故蒙上戒文敖氏合宰司馬射人爲句謂總戒三官視滌舛矣夫溉器掃除射宮何必煩

宰司馬乎疏謂宿視滌又在三日之先一夕亦未然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
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畿內諸侯大射
張熊豹二侯畿外諸侯大射張熊參干三侯舊說確
不可易敖氏據周官而疑儀禮謂畿外諸侯亦射二
侯因曰作經有先後禮制有隆殺所以異也如是則
令畿外諸侯忽二忽三何所適從耶又言畿內安得
有諸侯之國夫列官王朝則爲卿大夫在其封邑卽
爲國君如鄭亦在畿內也非諸侯而何
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陳氏祥道曰鄭衆

馬融王肅以正在鵠內賈逵以鵠在正內說皆無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此其別也

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故東方曰笙鍾笙磬西爲陰中萬物以成故西方言其成功曰頌鍾頌磬聖人取名之義精矣因其在東故以之應笙震爲竹也因其在西故以之應歌兌爲言也因又名歌鍾磬之鼓與股皆就一面言盎磬如句股形其不鼓者謂之股其鼓處謂之鼓股短而濶其長二其濶一鼓長而狹其長視股一而有半

其博則三分股之二其股與鼓之厚則各得鼓博三分之一其方積則均故縣之而無欹側敖氏分股鼓爲兩面誤鏄大於編鍾而小於特縣之鍾葢特縣鍾中又自有大小也並非小於編鍾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集說云以君當於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位亦在洗北皆當鏄之南故移以辟之此覶疏更詳明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云君於其臣備三面耳此卽降尊就卑之義階閒之縣何妨於射而必徹之乎且賓射亦軒縣又何獨不徹乎

又尊於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敖氏以此尊侯時而設并獻三侯獲者與巾車隸僕人等與注異今細按乏東北似止有二尊無四尊也說可從祭侯而神之不妨用鬱鬯獻酒獻字依鄭讀爲是

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於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燕禮至獻卿後始云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而於設公賓席下無設卿大夫席文故彼注云席自房來此禮於設賓席後卽繼以卿席賓東云

云至獻卿後復云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明此時席雖未設已先定其位故注云樹之於位後見兩禮微異也敖氏俟時而設之說存參有加席專指賓不兼公蓋對燕禮賓無加席而言若公與已臣燕而有加席不待言矣注以命於其君者爲小卿所以別於天子命卿也集說言中大夫爲小卿非是卿可通稱大夫大夫不得稱卿經文大夫繼而東上蒙小卿在賓西文極明不必於繼而下添西字

官饌○射宮無寢故闕其饌所而不言

公升卽位於席○燕射朝服記言之大射所服經無文

據天子大射與享先公同鷩冕則五等諸侯亦各服其祭宗廟之冕服也

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司士職有太僕從者其屬也此從者小臣之屬也

交於楹北降○燕禮及此注俱云往來以右爲上各居右即相左矣故凡往來相交通例無論堂上堂下經或言相左或不言相左俱無有不相左者其向西者必在北向東者必在南向南者必在西向北者必在東自不至履錯然矣賈氏此經疏及鄉射司馬司射相交疏甚明燕禮疏誤集說言經不言相左者俱相

之故以此爲退者在東進者在西則尤非經於往來相交之儀無二例惟凶事則變於吉而相右故鄭注旣夕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如敖說則混吉於凶矣可乎

公坐奠觶答拜○上經公於媵爵者或言答拜或言答再拜則皆再拜可知不言再省文耳此經公答賓亦同疏謂大射辨尊卑故公答一拜恐未然

不嚌肺○不嚌肺則不啐酒可知卿禮貶於賓

坐授瑟乃降○注謂立於西縣北者取近其事敖氏云西方太遠矣

乃歌鹿鳴三終○止歌鹿鳴一詩而三遍也鄉射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亦止歌其一而五遍也故注依經解之若謂兼歌四牡皇華則鄉射記之騶虞五終果何詩乎其謬顯然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此亦每人爲之洗爵敖云觶也

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其後○自堂而降則立於西縣北自西而東則坐於東縣北皆在縣北也安有立於縣中鑮南鼓北之理如敖氏所云耶鑮南鼓北餘地無幾焉能容兩列之位至謂歌工降而下管其誤尤不待言

擯者遂爲司正○擯者卽大射正也鄉射司正至射時

轉爲司馬諸侯更有司馬正司馬師等官故司正始

終不變其職下文司射亦以大射正爲之故敖氏謂

諸侯之大射正二人

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敖氏以此爲堂上

爲耦之法告公似較注告選三耦之義爲長葢三耦

以士爲之而所貢之士容與其中故司射誘射有教

之之意未必以大夫爲也且此時大夫已就席矣下

比三耦而不著大夫降文可見三耦之爲士也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

畢度尺而午射正滋之○工人士與梓人非內官北堂下恐無其位注侯考一縱一横曰午縱畫爲射者兩足間之界横畫爲射者兩足立處卽距隨也二物皆然疏數容弓乃指二物横畫兩端中間空地言容六尺則司馬往來不礙矣敖氏指爲縱畫相去之數不太偪乎射正疑卽司射畫物以前尚仍本官之稱至西面誓耦則改稱司射猶擯者之改爲司正也

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注謂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葢言非不拾也拾而人不見之故不著其文

卒射北面揖○誘射者南面而射卽南面揖亦可而必

北面者鄭謂不背卿是也如敖說則三耦射時上射不履君物何以亦北面揖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命時立位宜在西階前南北之中大射在郊學中以間獲以旌敖氏欲與注異而并違經
上射在左○鄉射耦東行上射在左則居北此耦西行上射在左則居南及階則上射總在西
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上云適次下云反位其位蓋近於次然在次外非即次中也下經大夫立於三耦之南諸公卿繼三耦以南俱次外之位三耦最北

其南諸公卿其南大夫也又言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明從次外而入若先在次中則經不言於次中矣又經於三耦之拾取矢而退也曰釋弓矢於次說決拾襲反位於諸公卿之卒射也文亦同益可決次自次而位自位矣敖氏以三耦及公卿大夫士俱於次中有所立之位不知設次止以隱蔽袒襲且以委弓矢楅等豈有位乎自此一誤凡遇射者於入次出次之節無不誤矣

負侯者許諾如初去侯○每侯負侯者獲者固各有一人矣然獲者常居於乏負侯者則去侯而之乏自乏之

而趨侯各司其事似未可謂之代前經云授獲者退

立於西方獲者與共而俟此不相代之明證又注謂

參干無代以服不官止一人耳然亦可使徒爲之似

三侯皆有二人之說爲長如初言其聲之宮商同耳

其實此時則以宮趨直南至乏西又諾以商

大夫從之降適次立於三耦之南西面北上○疏以適

次爲過之而向堂東最分明敖氏誤認此經遂生位

在次中之說

且左還毋周反面揖○上射本東面下射本西面惟還

時稍背至本位則各如初故云反面且見毋周之義

也鄉射左還而周故宜云東面揖

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兩楅同也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故云上射於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故云上射於左敖氏乃改於左之左字爲右字謂與鄉射同亦昧於東西之別矣

一小射正授弓拂弓○小射正授大射正大射正執之以從經文甚明何必改授爲受

先待於物北北一笴東面立○司馬適物間時必不由此所空一笴之地當以注不敢與君並立之說爲正

還右乃降○右還者我自右而還也還右者還人之右也有彼我之分君立下物南鄉其西爲右司馬從物間向南出而東過以繞其後是還其右也故注云猶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同義也疏未甚分明若敖氏云來由物北去適物右則何以謂之還

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射時司正無事故於公之射舍司正而執弓以從公

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君尊故於其射也事事不同鄉射記云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發在上射發之後此拾發

在公旣發之後兩處立文逈別安得亦以此爲上射先發

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上經言諸公卿適次繼三耦以南至此始言取弓矢於次中則射位在次外明矣

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小臣於委矢時卽束之鄉射言兼束專指一大夫乘矢言此云異束則每人爲束也束卒司馬正乃就而坐撫焉得以卒字爲衍

東面坐坐兼斂算實於左手○敖氏云坐字衍鄉射無之此可從

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鄉射之三耦
及衆射者先止於堂西及飲射爵乃進立於射位此
則射畢而即已立於次北之位故不言進立也
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司射既命其升飲之儀小射
正乃作其升飲異人爲之亦諸侯官多也
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經無諸公卿不與士爲耦
之明文則安得衍此三字
兩獻酒○司馬正司馬師各酌一壺故有兩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下經立卒爵注云不拜旣
爵司馬正已反位似與此注獻服不之徒乃反位相

抵拾不如敖氏旣拜送而反位是後則司馬師代之
行禮之說爲長
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〇獲者祭侯所設薦俎當如侯
北面之位薦南而俎北注云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
焉是也
二手祭酒〇亦爲代侯祭酒向自身而反注於內也必
二手者散大容五升一手難反注
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
禮〇此獲者祭參干二侯隸僕人等則無所祭云皆如
大侯之禮實不盡如也

司射先反位○此時三耦尚未拾取矢注挾矢二字衍
也
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句似宜在三耦拾取矢如初
之上敖氏竟以爲衍未然
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先言如初位
後言入於次位之在次外也益明
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東
○大夫爲下射也亦西面說之不北面
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與反位之大夫同升也其義已
明不必更添大夫二字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前媵三觶公舉其二餘其一
至射畢旅大夫公乃舉之
乃薦司正與射人於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以齒
受獻薦則先士於獻示同於薦示異也鄭於上經司
射指為射人此經注云射人小射正然則司射蓋小
射正矣但据燕禮大射正為司射則此似不應以小
射正為之故敖氏謂亦大射正或燕射異於大射與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史小史也太史先已
獻之薦之矣疏失檢
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不言爵可知也何必添入

公入驁○敖氏總誤認射在路寢故以爲降入於內不知諸侯路寢之庭不能容九十弓之侯道也○此篇無記見於鄉射篇矣

儀臺管見卷中之一

儀禮管見卷中之二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𡾰 鳴䧢 出嗣鳴喈 同校字

聘禮第八

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命司馬戒之與君親命有別且既不辭似可不再拜稽首

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於君○史與卿大夫同在幕東西面故展畢卽以書授宰如在幕西則必越幕而授宰矣宜從注若賈人撫幣自在幕西東面也

賓朝服釋幣於禰○釋幣禮輕即孤爲聘使亦朝服

制元纁束○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鄭以古三三積畫三誤當爲三三只則二尺三寸也此與廣二尺二寸長二丈不同者或制幣之度異於常幣與

又入取幣降○視爲取幣而入主人無事不入矣注是也此與陰厭之禮有別

取圭垂繅○疏謂繅有二種一是木爲中幹以韋衣之奠玉於上一是絢組所以繫玉於韋板乃有屈垂之節分析本細然云繫玉於上則仍相須爲用非判然二物矣故總名曰藉但經文各有所指此經垂繅屈

繅指其絇組而言也覲禮奠圭繅上指其韋板而言也疏恐人誤認注中藉玉之文故言鄭和合解之以圓其義後儒紛紛辨詰殊可不必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璧○享夫人而曰元纁束帛則是享君束帛必與元纁異色矣但未知果用璧色繒否耳

合於郊斂旜○下經云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敖氏以爲歸及郊而衣朝服則出及郊而說朝服可知何故於此經與注立異

奠幣○奠而不授不敢必其許示謙也集說謂賤不敢

授此是君幣烏可以執贄相見之禮例之假道之幣想亦玉馬兼有與享禮略同但晉用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則以尤物誘貪夫耳

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此視主國禮稍殺故李氏如圭云賓太牢則介不得用太牢也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但所無者門外米車耳若庭中筥米則仍有也至敖氏云上賓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則非蓋經文兩餼字訓作饋義以有生牲故即謂饋曰餼實兼積在內否則介以下之人馬可不須芻禾耶云介皆有見不別上介衆介

史讀書○注云北面向賓讀也敖云東面未是

朝服無圭無執也○空劉其授受之儀而不執玉帛朝

服以肄而始服則道路深衣可知不當如敖氏卿大

夫朝服士元端之說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於上介上介告於賓有

司展羣幣以告○如之者如上圭則拭之展之璧則拭

展而會幣加於左皮也不兼上介視之在內蓋君之

聘享上介視之夫人聘享上介不視侯賈人告而轉

告於賓羣幣則有司自展而直告於賓差降之義也

若上介既視賈人何必再告之宜遵注告則必易其

所立之向亦注義爲長羣幣注謂私覿及大夫者敖氏以記文幣之所及者明之最是疏似遺却君之問幣一項

賓至於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尚未勞賓如何先以請行速之依注問所之之說爲得問而告其故乃始勞亦事之節次也

上介出請○注凡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與字連上讀乃起下語辭朱子疑其誤非誤也

勞者再拜稽首受幣賓再拜稽首送幣○授受之所經無明文敖氏謂受當門中南面賓北面授亦無所據

注云受送拜皆北面受送一讀拜皆北面爲句言受者送者拜皆北面也疏將受送拜專貼賓說作三節看故疑授誤爲受不知注實兼賓大夫而專指拜言勞者揖皮出○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彼是主君之禮物故北面此勞者不必北面也從注東面爲是

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授受之法左右各執一物者先將右手之物授人受者以兩手受旋亦以右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授左手所執者受者以左手受之先所受後所授必兩手

者所謂授受不游手也經云一手授栗則是右手先授棗然後二手授栗注疏釋明敖氏故生異說士虞禮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於會南棗在西何妨右手執者設於西左手執者設於東耶未可據以難注

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賓居是館方可設飧故帥至後乃致館與飧注云以上卿禮致之則有束帛也又周官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郊勞之儀鄭於郊勞注云勞用束帛於致館注云如郊勞也不儐耳亦明主國有束帛賓特不儐使耳乃疏謂會彼注故於此

經疏則云以上卿禮有束帛可知於司儀疏則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儐兩處互異此是而彼非也疏又云諸侯遣使聘王國致館用束帛而無儐則更誤夫諸侯來朝天子賜舍無幣而諸侯尚儐之以束帛乘馬敬天子之使也豈天子反加厚於陪臣而致館有幣陪臣竟傲然受之不儐王使乎禮經雖無明文以理揆之王之賜舍亦如侯氏無幣而陪臣則不敢儐王使以辟其君也卿致命未有不入門者賓受幣再拜稽首亦當如郊勞受幣之節敖氏謂致館在門外而無幣非致館設飧本一節事經云致命命兼

館與飧言細玩注意亦非專以致命爲致飧其云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故者意謂卿致命已訖又不必俟設飧畢後將幣以致故可先退也疏云致館兼致飧致館有束帛致飧空以辭無束帛此解注意最明

衆介皆少牢○少牢上牲爲羊下牲爲豕彼少牢饋食是臣禮故上牲一鼎而腸胃從之下牲豕與膚爲二鼎玉藻及此經是人君禮故上牲羊與腸胃爲二鼎而下牲止一鼎以此示别豈可混而同之所以然者特牲無羊止三鼎少牢有羊以體與腸胃分爲二故

五鼎大夫雖得用少牢而不敢純同人君朔月之食故以豕之膚代羊之腸胃也若此則正應用諸侯禮矣疏生人食與祭異之說尚未得禮意歸饔餼盛禮而士介無堂上之饌此亦宜無注所云俟訂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之數與其所立之位出入之儀鄭據周官大行人天子接諸侯之禮以推之於諸侯接聘賓之禮雖無明文可徵亦略得其概矣敖氏盡闢前說獨創新論竊所不取又謂諸擯皆在門內從公上擯出納賓時承擯紹擯皆立於門東北面尤屬臆撰夫聘異於朝者惟旅擯而不

傳擯公迎賓在大門內耳至擯介位向未必大異也
注謂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云旁者非東西正
相去蓋自末擯直西至末介北東西相去三丈六尺
末介東至末擯南亦然其南北相去之數諒不甚遠
太遠則傳命時接語難聞矣若旅擯則上擯至末擯
南賓延末介北東西正對相去三丈六尺也
毎門毎曲揖○天子諸侯廟制朱子於中庸或問用孫
毓之說而曲暢之最爲詳核賈疏雖分昭穆爲東西
然太祖與羣廟並爲一列亦未審若集說謂太祖之
廟最東高祖而下以次而西則所謂序昭穆之義何

在且苟遇升祔四親廟俱當動移所謂祔以其班之義又何在是兩誤也至所云天子每廟皆有五門諸侯每廟俱有三門並如朝制尤屬無稽

賓立接西塾○注云東上擧上擯以該承擯紹擯也凡立同向者尊卑不敵則尊者稍在前故又云少進於士

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當旅擯時賓北面介東面不同向至廟門外立接西塾時賓轉而東面介轉而北面面位雖改仍不同向北面者西上上介最西賈

人在賓南偏近上介故可坐而授圭而上介仍北面受之介授圭而西面者重圭故雖非行禮而亦跪授也注疏俱是曲禮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謂裼襲文質相變有繅爲文裼見美亦文無繅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本兼垂繅屈繅及行聘行享兩節事言故熊氏云上明賓介二人爲裼襲指垂繅屈繅而言也下明賓主各自爲裼襲指行聘行享而言也說最分曉紛紛辨難可息矣大射之襲對袒而言即平時裼也喪禮亦然但無裼衣耳此襲則對裼而言其義各別衣

服之制賈疏極明遇不服裘時則以中衣代裼衣以
無美可見也中衣之外卽是上服袒上衣衿前卽謂
之裼若服裘則無中衣有裼衣觀賈疏則一應葛藤
之說不辨自明孔穎達曲禮疏謂裼衣之外有襲衣
襲衣之外有上服則多一重衣矣非也
公當楣再拜○當者面向之也蓋在楣下少南初時卽
西面立於此至拜時乃還而北面
賓三退負序○退卽避也注意以賓將進授圭故經不
云避而云退以對下立文非謂禮節與周官異疏卻
誤會

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集說以四分楹間一在東約之不如即推以君行一臣行二之語三分楹間一在東其義尤的

擯者出請○賓始至竟未知其所以來之故也故使士請事至道之入竟知爲聘來矣然至近郊又使下大夫問其所之之國及行聘之朝訝賓於大門外矣擯者又出請事葢明知其行聘禮而不敢晏然直受以爲聘已也謙之至也正聘已行至於將享擯者又出請焉至享禮旣終明知其公事畢矣而擯者又出請事葢不敢逆料爲賓必無事而遽行醴賓之禮謙之

至也至私覿己行眞無事矣然猶未敢必賓䛇事已竟也而復請焉必賓告事畢公乃出送此則謙而又謙者也比前後而觀之可以識禮意矣

皮如入右首而東○執皮與執贄左右首異一生一死也雉象生昏禮亦象生故皆左首敖氏改此經右首爲左首以遷就西上之說不可從下執上介皮同

請禮賓○冠禮昏禮注讀醴爲禮者從此經也敖氏力欲異鄭故於冠禮昏禮從經文而此則讀禮爲醴

公出迎賓以入○前是賓行禮此是主君行禮於賓愈致謙敬故出迎注意如此疏公禮私禮之說尚未盡

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拂時猶宰夫奉
至振袂後公乃中攝之
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公尊故自行拜送之常而賓答
則再拜稽首注於此經云辟位逡巡於上三退云三
逡巡可見其儀節不異也
宰夫實觶以醴○冠昏及此禮主人俱不自酌豈用醴
當人爲酌與又三禮皆不設洗皆無洗觶之文豈人
爲代酌故不洗與然冠禮醴子贊者洗於房中豈醴
子洗而醴賓反不洗與抑文不具與宰夫授几酌醴
皆自下升疏謂以賤略其升降是也又案公食大夫

禮宰夫立於東夾北或者在側階升降故不言與

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祭時一手執觶一手執柶啐時乃并觶於柶兩手奉之以啐疏甚明敖氏謂以右手兼執觶柶不識脫空左手何用說文云擸理持也蓋下奉觶而上持柶也

建柶北面奠於薦東○酒卒爵而醴不卒爵故注云糟醴不卒坊本誤卒爲啐

賓降也○注謂不敢當盛盛指再拜言敖謂不敢安受尊者之拜辟之而降然則授几拜時何以不降

從者訝受馬○敖氏以從者爲[illegible]之私臣亦可從公食

禮同

賓覿○上已言辭請禮賓矣醴後不必再請注是也

二人贊○注云賈人之屬言如賈人之等庶人在官執役者耳非即指賈人

委皮南面○釋辭後乃委皮禮之序也無辭未釋而先委皮之理其請受也委皮者南面而左手執前足其復入也隨介執皮者北面而右手執前足必云南面見皮之東首也以非行禮故變於陳庭實之儀不北首

上介奉幣○下經明云北面授幣敖氏於此經乃曰貿

幣而不敢授示遠下於賓未詳

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是時公立於中庭西面如敖氏所云北行將至中庭與公稍相當乃東行及公左而北面則是對公之面而行相去無幾矣注說爲長賓私覿時反還負序振幣進授亦先自西祖東當東楹稍西然後北行也

宰自公左受幣○此亦鄭不側受之義爲長覲下宰夫受士介幣之注更明

賓固辭○以下經士私面而賓辭例之注謂固衍字無疑敖云一辭而得請亦可謂之固則固辭與禮辭何

別

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公拜訖主國之士卽取所奠之幣立俟擯者之來乃授於宰夫故注云俟擯者執上幣來也

宰夫受幣於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先受上擯所執之幣三人乃從立處序至中庭而授幣於宰夫

及大門內公問君○此時之位注以始入門之位言之明賓介皆北面也敖氏云賓東面公西面問之存備一說

君使卿韋弁○不可混韋弁爲爵弁說見士冠禮

飪一牢○熟食不可久停故腥有多寡而飪皆壹牢

膷臐膮句醓句陪牛羊豕句○庶羞應在豆豆有醓此

雖名陪鼎實用醓不用扃鼏敖以醓爲發語辭

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敖氏謂醓醢西昌

本昌北麋臡麋臡西菁菹菁南鹿臡鹿臡西茆菹茆北麇

臡其次較疏爲長疏於兩夾隙豆之次亦謂屈小曲

折也錯大曲折也物止兩種相間而雜謂之錯疏謂

屈者勾而屈陳之錯者直屈陳之不爲勾意尚未顯

八壺設於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注謂稻粱二種各

四壺疏以與夫人歸禮異解之最的集說謂兼有黍

酒存備一說但既有黍酒則陳法宜稻二壺在北黍四壺次之粱二壺在南如夫人歸禮之次

饌於東方亦如之西北上○言西北上者明陳則於東墉下而位次與西夾同也○敖氏強以飪尊而腥卑又强以堂上之饌配飪兩夾之饌配腥太鑿

醯醢百罋夾碑十以為列醯在東○穀陽肉陰而分東西注義甚精何取尊卑為義乎凡經於所尊之物即明指其物之位經云醯在東如論尊卑亦醯為尊矣

餼二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飪腥餼饋賓者也故俱陳於門內米禾薪芻以給隨從廝役及飼馬炊爨用

也故俱陳於門外各從其等也門外地寬矣豈不足
容陳饌而陳於門內之謂乎
米百筥筥半斛設於中庭○經凡言中庭者南北之中
也言階間者東西之中也燕禮大射司正立位及士
喪禮置重之中庭則既在東西之中又在南北之中
與此中庭同也敖氏以碑在庭之正中心如是則米
筥之設正當碑處矣故遷就其辭而曰東西之中
東陳○東陳者宜向西西陳者宜向東注云北輈則似
無東西之別矣容訂
至於階讓大夫先升一等○主人第三讓賓遂不辭而

先升主讓三而賓讓二故注云不成三又言今使者三讓則是四讓也者明其必不然是駁古文三讓之文見所以不從之故賈疏可疑

受幣堂中西北面○宜亦三分楹間一在西

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敖氏謂降堂辟君禮是也鄉飲酒主人爲太師洗而賓尚降況此禮爲已洗而何以不降乎細思終以注餘尊之説爲優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宰夫在門外之西必以身牽牛近東致命此注西上恐是東上之訛

及廟門大夫揖入○注云省內事既而俟於宁案詩齊

風俟我於著乎而傳曰門屏之間曰著爾雅釋宮門屏之閒謂之宁孫炎曰著與宁音義同然則卿大夫士門屏之間亦得通稱宁矣大夫塞門以簾不以屏然其處卽門屏之間也

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注謂大夫階下辭之似太遠敖謂中庭辭之是也揖讓如初注謂大夫至中庭旋並行必俟賓入始從階下至中庭與之並行亦嫌自尊敖謂主人至入門右之位揖賓皆行理亦較勝大夫不俟奠幣而先辭賓亦不果奠幣而遂左以本非降等之客也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云如主人受幣禮則凡出迎揖讓之節皆如親受之儀矣特不拜耳所謂拜即上經聽命復降階西再拜稽首升成拜是也此則不可代之故不拜敖氏謂并揖讓之節亦無未然

堂上籩豆六○敖氏謂籩豆俱用朝事者而去其末之二故有麷蕡等說可從注臣設於戶東臣字疑衍

上介四豆四籩四壺○注云無稻酒盎從上去之也若從下去之則宜無黍酒盎黍酒之品下於稻粱美者在外故稻粱夾黍而陳今欲異鄭而去下品宜去黍

矣乃云無粱酒是又不得其緒也

衆介皆少牢米六筐○不在數之多少而在品之衆寡故大夫餼上賓上介無稻餼士介又無粱也當從注

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亦拜羞與餼獻及饗食經因言賓拜而連及之不必疑爲失次

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敖氏謂禮不主於己故不拜則是慢君事矣從注不純爲主之說乃得禮意

賓自碑內聽命○不云階間而云碑內近碑可知大夫在楹北而賓自碑內聽命則碑如堂深益信矣若碑在中庭賓立其北相去太遠恐聽而弗聞也注云聽

命於下敬也勝敖氏君命不主於已之說遠甚

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固同若鄉君前並受之節亦以非正行禮故位可如此大夫之廟而有右房則士亦有可知疏以此爲正客館蓋欲迴護注意而爲之辭即云客館亦因其本宜有者而制之也

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阼階東○必言自碑內者見由西階降也

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束紡所以遺之禮玉所以報之兩事實一節事也無別出而再迎束帛乘皮即庭實如何言不用庭實歟

氏傎說

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館賓無接見禮故公車至廟門外方下注是也偏駕不入王門君車何妨入臣外門乎聽命與相拜禮意各别注以爲於廟門中西面敖氏以爲在廟門外之東塾少南敖氏可從

公退賓從請命於朝公辭賓退○此之請命即周官之拜辱也賈言之則曰拜辱謙不敢斥言則謂之請命何異之有敖氏以爲欲親受君命不知前上介聽命後已一一達於賓矣如再請是若爲弗聞也可乎辭而即退者拜則嫌於敵者往來之禮故以從命不拜

爲敬

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覿幣○至此始贈賔見前之東紡專遣聘君

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禳乃入○反命必請小心畏忌之表也入必禳懼災避禍之意也俱可不行而必行之昭其慎也敖氏謂及郊乃載旜者出時受命至此而斂歸時反命至此而載亦其節也知此則知朝服說舍之節矣何於上舍於郊注而有異論耶又於及郊始朝服亦見在道服深衣也

乃入陳幣於朝西上上賔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

陳佗介皆否○入字連下讀敖氏以乃入爲句非西上敖氏云賓公幣在西私幣次而東上介幣又次之三者又以所得先後爲序是也

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既云束帛各加其庭實而又云皮左則別在東帛之左明矣敖氏謂加於其上此但欲異鄭而不細玩經文也

某君受幣於某宮○惟本國之臣則稱太廟若於他國彼雖受之太廟亦可稱其宮名不得據此辭而遂謂諸侯必不受於太廟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此所獻乃公幣外加賜之

物必欲實指爲何次所賜則斷矣遺聘君者曰賄賓歸及郊而餽之者曰贈經文甚明左氏傳云厚賄之亦以秦君能用君子故重其報禮非賄聘使也賓旣無賄安得有賄中加厚之物

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言答再拜而言答拜則一拜可知於士言亦如之則旅答一拜可知注皆依經立訓敖氏謂君答士介皆再拜是欲破注而先倍經矣上士介覿而主君答再拜以其爲介也

席於阼薦脯醢三獻○雖備三獻之禮其實惟主人獻

時拜耳敖謂亞獻三獻亦拜非注云酢主人者祝取
爵酌以無尸故主人自酢祝爲酌也言每獻奠輒取
爵酌者指亞獻三獻者之自酢也又云主人自酢也
句似贅張氏爾岐言當以輒取爵酌主人爲句自酢
也爲句言室老士酌主人因自酢也如此則頗似特
牲少牢致爵主人之意亦通亞獻三獻自酢之位集
說謂於西階上未知然否
行酬乃出〇歸而告反禮之常也與飲至禮各别子重
伐吳歸而飲至乃自誇其功耳
不筵几〇君薨則廟皆無主故不受於廟而於殯宫

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照注兼夫人世子喪在內爲賅執玉不麻故權制此服敖氏謂夫人世子喪皮弁服以受如是則與吉時何異

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按奔喪曰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謂已赴主君故得爲位而哭此赴既未至則哭不於館又安得爲位受禮於館亦以赴未至也

赴者至則衰而出○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敖氏謂赴者遷延俟聘後始赴恐緩不及事矣上經云俟間容主國有事行禮稍稽赴後中間或因他事而出斯可

服衰絰意言未赴時止衰於館非欲赴者遷延之謂
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復命不得
親見君因鄉前哭尚非行奔喪禮故不就朝夕哭位
哭訖始行奔喪禮出袒括髮以下是也注深得人臣
忠愛惻怛之隱敖氏謂復命後不哭出而復入乃哭
雖曰忍之須臾恐無此情理葢誤解入爲入門耳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權殯於館也若
死於俟閒之後須以棺造朝斂之而已行事後乃權
殯士介賤直斂而不殯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物薄故不云享而云

獻

記

久無事則聘焉○周制天子聘於諸侯諸侯聘於天子及自相聘問爲期各異而又各有有常期無常期之別天子聘諸侯則周官大宗伯所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人所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及下文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等是也閒問即存頫等有常期其脤膰等無常期矣諸侯聘天子則大宗伯所云時聘曰問

殷頫曰視大行人所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殷頫有常期天子卽位以至巡狩十二年間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三次行之以此三年止一服朝餘五服不朝者各遣人來聘殷盛也衆也言聘者衆而禮又盛也此固有常期時聘者遇天子有事來而無事否不在殷聘之數葢無常期矣其諸侯自相聘則大行人所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聘義所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記所云久無事則聘焉是也歲相問卽小聘有常期所謂殷聘有二一則三年大聘有常期一則或有言或

久無事而聘無常期其儀物同大聘故亦謂之殷也
經未明言久無事之聘故記特補之然則比年三年
乃周公所制邦交之禮非行於天子之禮也王制則
指諸侯之於天子故鄭君據左傳辨之謂爲晉文霸
時所制葢以其廢元年七年十一年之期而以列國
邦交之禮行之於王朝耳所以然者原其心以天子
既不巡狩難以十二年爲準也然乃夷王室於列國
名尊周而實卑之即此一端其謬而不正可見後人
未嘗深究其故而疑邦交亦無比年三年之禮因并
疑王制注與聘義注互異不得不詳論之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以其束帛卽前束帛加書者也注言旣報館之書問尚疾者言客若未定行期而卽報則其書稽留於客所矣故俟還玉後報之疏誤會注乃有留客事之說
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朱子曰上言與卿圖事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計度費之多寡耳注未是
使者旣受行日朝同位○當依注於日字絕句
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孔穎達雜記疏引此記云朱白蒼朱白蒼朱子謂不知何時失此三字有此三字乃顯六等之義否則竟似併一色爲一帀矣

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元纁繫長尺絇組○當依注以
皆元纁繫爲句繅藉則尊卑不同組繫則尊卑一等
故可以繅藉之名統夫組繫
復見訝以其摯○訝見賓云又見之以其摯賓介見訝
云復見之以其摯是各執其所當執之摯以相見也
若還摯則如士相見禮有還摯之文矣敖說非
升堂讓○依注舉手平衡擬執玉之容方與上文皇下
文志趨一貫觀下又云升堂主愼可見非讓升之謂
授如爭承下如送○集說讀爭字絕句如此則授受時
成何威儀

衆介北面蹌焉○聘享皆然故記於享後非專指享

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虎豹之皮未必皆有故無者以

馬代既有皮何必更用馬敖氏謂一節用皮一節用

馬相間而設殊不可解用皮者庭實之正也故先言

左先無皮用馬通其窮也故又言皮馬相間可也

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記以幣與貨對言故注

以玉釋貨字注幣者人所造成以自覆爲句幣謂束

帛也爲句張氏爾岐曰幣當作蔽自覆蔽也存參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見勞賓者先於致饔餼

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祖與父存歿無定故科祭

其一敖氏謂兼祭惟一尸則何昭穆之有下經皇祖某甫皇考某子誤與此同

請覿○聘日請不必卽於是日觀諝帥之終言之也

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照注餼賓上介不兼士爲是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經文本明敖氏故生荆棘之說

儀禮管見卷中之二

儀禮管見卷中之三

公食大夫禮第九

遂從之賔朝服卽位於大門外如聘○遂從之言隨後踵至耳非與使偕行行聘大禮故登車卽皮弁食禮輕故至次中始易朝服如聘如至大門外入次之儀也敖氏謂拜命時卽朝服與鄉射說同存參

卽位具○張氏爾岐曰卽位者待賔之人具者待賔之

物解注意最明如云賓即位而有司乃具則即位上
文已言不必復出矣集說非也
甸人陳鼎七○此即聘禮致饔上介之數也小聘賓與
大聘上介爵同
飲酒漿飲俟於東房○注云飲酒清酒蓋指四飲中之
清而言所謂醴之已泲者非指三酒中之淸酒也疏
誤會鄭意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諸侯之有內宰與否無可考但
以下經內官之士在宰東北之文推之竊意諸侯即
有內宰亦統在內官之士中仍當依注宰夫之屬爲

得不可以內宰當之立於此者以近東房之饌也敖
氏則以爲太宰葢緣疏尊官二字而誤宰夫視小臣
爲尊故云尊官疏豈指太宰耶且東夾北亦非太宰
立位也

坐奠於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南字非衍葢扃亦可奠
於鼎西南也注云入由東出由西明爲賓也者見若
不爲賓則出亦當由東矣出入君門禮之常也

雍人以俎入陳於鼎南旅人南面加匕於鼎退○匕北
枋雍人旅人退未即出注云出入之由如舉鼎者葢
終言之耳至後取匕舉鼎乃順出疏謂出而復入非

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於前卒盥序進南面匕○將盥既序進盥而復位將匕又序進故兩言之交不言相左可知也鼎有七則匕者七大夫然則侯國五大夫之說未必然矣

魚七縮俎寢右○縮俎者於人爲橫也若進首進尾則於俎爲橫於人爲縮矣縮俎必右首無左首吉凶人鬼皆同但祭祀則進腴食生人則進鬐爲異耳喪奠與虞未忍異於生亦進鬐也右首左首則鬐腴有內外之分進首進尾則鬐腴有左右之別

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所者應所設醯醬之處也

公設之處必於席前正中賓還之而在席前稍東則適當其應設醬之本位矣夫正饌醬最在西其西惟設湆耳惟設正饌於席前之東則醬於饌爲最西於席中爲稍東而恰留席西地以陳加饌若如敖說正饌設在席中則醬太偏西而公初設處更在西矣又恐席前之西難容加饌矣而席東餘地反太寬撲其位置必不應爾觀圖自了

公食大夫禮陳饌式

戶

席

牖

蒲筵加萑席

飲酒 昌本 醓醢 韭菹 牛鉶 羊鉶 醯醬 太羹 粱簋 稻簋 漿飲

麋臡 菁菹 鹿臡 牛鉶 豕鉶

豕俎 羊俎 牛俎 黍簋 稷簋

膚俎 腸胃俎 腊俎 魚俎 稷簋 黍簋

黍簋 稷簋

簋炙間容人

牛炙 豕膮 羊臐 牛膷

醢 牛胾 醢 牛鮨

豕炙 醢 羊胾 羊炙

醢 豕胾 芥醬 魚膾

若上大夫正饌則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其陳法與此不同

下大夫則十六豆

○鴽 ○鶉 ○兔 ○雉

若上大夫庶加此四豆以上陳法同

正饌

加饌

公立於序內西鄉賓立於階西疑立○依注示親餕之義爲長公既立於此後卽因其故位而立至賓之位則不在西階西不因公立序內之故此則敬義爲長

士設俎於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爲特○經不云牛其東羊豕膚以爲特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而立文如此則膚在腸胃東而不在豕東可知腸胃出於上牲膚出於下牲未有反特於上列者

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經云二以並又云南陳然則每二

籩自北而南屈曲作三列矣張氏爾岐以東西三籩爲一列南北作二列非

宰右執鐙左執蓋○上言宰夫設黍稷下言宰夫設鉶執觶啟會俱不云反位此在中間獨云宰獨云反位非宰夫之屬可知故注指爲太宰所以別於上下也

宰夫設鉶四於豆西東上○鉶羹羹也不可謂之陪鼎亦不可謂之羞鼎疏混

飲酒實於觶加於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於豆東○設於豆東遥對漿飲賓惟飲漿而不飲酒亦涵不舉者於左之義故注云然

坐取韭菹以辯擩於醢○敖氏曰此所擩者醢醢以下
　五豆少牢四豆尸取韭菹擩於三豆是其徵也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於左手辯又取稷辯反於右手興
以授賓賓祭之○東面籩西也即下經間容人之處先
　黍後稷六簋辯取兼授而兼祭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
本宜用離肺因便賓祭故不用離肺用刌肺然不可
竟稱爲刌肺故變其文曰不離見宜離而不離以優
賓也於辯取下而復加壹字異於授黍稷者見逐一
　授之也賓亦三次祭故不云兼一祭之

挩手拔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器無虛設若

毎鉶有柶而賓惟用上鉶之柶餘柶不爲虛設耶依

疏優賓惟有一柶之說爲長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於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設

於湆西蓋亦於中席遷而西之則在加饌之部分其

直南介於膮與牛炙之間而牛炙遙對東鉶蓋其間

可容人往來也

皆有大句蓋句執豆如宰句○張氏爾岐以蓋執豆爲句

不成句法

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簋

西問容人○饌所必留一人以受羞所留者卽設膷之第一人然則先者反之自第二人以下無疑矣疏是也經文兩言先者所指各別敖氏謂俱指執膷者未然云由門入見反者俱從門外取羞也

旁四列西北上○膷臐直稻南而膷稍偏西臐稍偏東膮牛炙直粱南而膮稍偏西牛炙稍偏東毋兩豆當一簋若在旁然故云旁四列且見牛炙雖稍偏粱簋東而不可太東乃得簋炙間容人也張氏爾岐圖以牛炙直稻南而粱南無修則餘地甚寬不必言間容人矣敖氏謂正饌中席加饌在旁亦誤解旁字

腳以東膷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鮨南羊炙
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除腳
臐膮炙外十二豆以牛羊豕爲次而魚在末但牲魚
七而醢醬五位雜錯今以羊炙代醢之位則大段猶
存錯之意矣疏謂直是得之次固然亦未始不隱兼
別尊卑義鮨即膾也羊豕無膾魚無炙胾牛是大牲
故三者兼有

取粱即稻祭於醬湆間○右手先取稻左手取粱并於
右手祭於醬湆間不特祭加宜於加亦見重公所親
設故祭於公所設醬湆之間降時取粱湆徹時取粱

皆此意也

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贊者所授賓祭者三正饌則黍稷也三牲之肺也加饌則庶羞之大也經於黍稷則曰辯以授賓賓祭之是黍稷總授賓賓總受而總祭也故曰辯以授也於肺則云辯取之一以授賓賓受坐祭是三次授賓三次祭也故不云辯以授也於庶羞之大則云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是大亦逐一授賓賓則逐一受之而總祭之也故云兼也立文不同注據經爲解不可破正饌豆實祭於上豆之閒大是加饌豆實宜祭

於加饌上豆之間注云祭於膮膷間亦是也祭飲
亦於是處可知
賓三飯以涪醬○諸禮凡食飯無不食舉者故注云然
食舉本有次第故疏言任賓取以優賓按周官司儀
食禮有舉數以次差之大夫當三舉則食舉明矣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既飲則公出自箱立於序端
矣於是宰夫以束帛授公而公受之非受於東箱也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聘禮賓於授幣後
亦曰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下遂行
覿並未更入門而行再拜稽首禮也然則此禮之拜

不嫌上事可知故注云若欲從此退集說以爲謝侑
幣非凡飲食無論酒與幣皆賓先拜受而後主人拜
送無送後復拜謝之禮下經公辭及賓再拜稽首因
之亦誤
三飲○下大夫禮不得飲酒注謂漱漿是也敖說誤
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執飯與醬
親徹之常禮正饌取醬加饌取粱示兼徹之
東面再拜稽首○旣奠於西階西乃進至階東東面拜
凡西階下之拜無有在階西者敖氏臆說不可從注
云不北面異於辭者專對沒雷北面之拜而言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歸饔餼用鼎不用俎俎

乃行禮時設之不以遺人注用饌之說爲長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若純用朝

事豆實與人君禮無別矣故注參取饋食二豆也九

俎饌法亦當依注三三爲列不當如敖氏四四爲列

而特鮮獸之說葢三俎五俎七俎不得要方故須特

三三爲列則正方矣何反用特乎其饌法則北二列

仍如七俎而鮮魚則加在魚南鮮腊則加在腊南移

膚於腸胃南也八豆之次則韭菹以東醓醢昌本麋

臡麋臡南菁菹以西鹿臡葵菹蝸醢八簋之次則六簋

仍舊加黍於稷南稷於黍南六鉶之次則牛以西羊
豕豕南牛牛東羊豕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按
昏禮疏推魚之數云或諸侯十三天子十五此疏則
云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
兩疏不同據此經卿大夫魚數以命數為差則五等
諸侯亦必以命數為差矣昏禮疏言或疑詞耳陳氏
祥道反據彼舍此舛矣若以此推天子魚數其十九
與
籩實實於篚陳於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賓所食

者粱則四簋宜黍稷稻粱各一不言簠簋實者省文也

若簠實陳於碑內經必明著其文而列其位次

庶羞陳於碑內○庶羞中有膷臐膮炙胾醢俱在牲體

不得陳所陳者四醢也芥醬魚膾也上大夫則加鴽鶉雉兔也皆當於此其俎實之魚腊與所加之鮮魚鮮腊或亦從焉

皆自阼階降堂受○禮器明言諸侯堂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敖氏乃以七尺五尺分五等諸侯爲二而以大夫與士同三尺不可從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注云同爵

疏據主國大夫言主人卿也則使卿致主人大夫也

則使大夫致

記

不宿戒戒不速○鄉飲射雖不宿戒而戒後有速此惟

戒并不速賓即從之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皆卷自

末○注於燕禮則云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蓋

以其設尊也於此記則云太宰之屬掌宮廟者兩處

互異疏言注雖不同其義則一天子具官宮人即司

宮别有司几筵又有小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

筵及小宰竊疑小宰佐冢宰其職尊未必使兼󠄀䏶辱之事而司几筵則爲宗伯之屬又未必使小宰越職以相兼也說終可疑豈鄭未自定故兩存其說與

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記明無論公親食與否而兩者之拜上大夫不得與下大夫異其儀也

儀禮管見卷中之三

儀禮管見卷中之四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嘮 鳴噰 出嗣鳴喈 同校字

覲禮第十○此篇分三節自至於郊至乃歸言在廟受覲正禮諸侯覲於天子以下言時會殷同之禮祭天以下言巡狩而盟之禮

覲禮○康成言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謂除王畿外每一州內各分四時再以六服遠近定疏數之節此期一定子孫率以爲典其有事而朝者又不在此數

故東方亦可以秋覲北方亦可以夏宗也豈謂春則東方皆來夏則南方畢至乎王氏與之以是而譏康成固矣巢固在南韓固在北安知其定制之初巢不在春韓不在秋耶又安知曰朝曰覲非朝王之通稱耶且韓侯初立來朝不在常朝之限又安知朝期本不在秋而免喪來朝適届秋時遂行覲禮耶泥一字而輕議先儒愚不敢從讀曲禮疏斯了然矣門屏之間謂之宁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舉朝以該宗春夏受摯於朝明矣戶牖之間謂之依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

曰覲與覲以該遇秋冬受贄於廟明矣諸侯西面兼

伯子男諸侯北面兼五等此篇云負依秋覲禮也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

○此亦無藉者而授受俱不言襲則諸儒專以有束

帛無束帛分裼襲者非通論也帷宮而旌門天子之

制也帷宮而帷門諸侯之制也既在門則未有不圍

其四旁以象宮者集說謂於壇之南橫設兩帷於兩

旁而空其中以當門是何規模

使者左還而立○致命時東面受璧時以左手向外還

而南面當從注

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據此則聘賓於勞者亦送可知特不拜耳未有任其去而不送者

儐之束帛乘馬○注言受於外者受而後即館異於聘賓禮也受舍後豈有儐於門外之理敖氏此條之誤更甚於卿致館不入門之說

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春夏朝宗受贄於朝受享於廟則設次於大門外而廟門外無次故享時得行車逆之禮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故大門外不須次而廟門外有次疏解注意極明此覲也在廟門外可知經云受舍於朝者言上介造朝而受命耳既受命則

往廟門外識其處李氏心傳言受次在外朝是混覲禮於朝宗矣張氏爾岐以廟爲路門外之朝謬更不待言又廟門外豈能容許多廬舍故注以爲帷次尊之而曰舍敖氏謂朝王授舍惟自相朝則授帷次直以舍爲廬舍亦未是

侯氏裨冕釋幣於禰○玉藻云諸侯元冕以祭裨冕以朝鄭注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是天子則以衮於大裘之五冕總名裨五等諸侯則各以其最上一服名裨也故此注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

爲裨而諸侯亦服焉然則諸侯固以裨爲上矣侯伯之鷩子男之毳雖降於袞而在彼亦爲最上服也又曾子問太祝裨冕注云絺冕元冕亦指孤與卿之上服也敖氏謂此經裨冕公鷩侯伯毳子男絺反以其次等者爲裨不顯與大行人相戾哉至裨字之義亦當從注訓爲埤不當如楊倞訓爲卑也諸侯自祭元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裨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裨云爾尊君抑臣之義也○注以遷主爲禰固未安但旣有遷主曾不是告而反告於禰則載遷主何爲闕以俟考

嗇夫承命告於天子○承命者承請覲之命也敖氏乃鑿空爲不敢當廟受而辭之說夫此時王已在廟矣已已至廟門外矣而僞爲此虛詞豈欲王復出廟至朝而行禮乎不情之甚冬官既缺安知嗇夫非司空之屬敖氏云嗇當爲大亦強改經文以破注也

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卓鄭讀卓王孫之卓卽易說卦所云的顙也後侯氏先執之以出

侯氏升致命○先奠幣侯擯者傳將受之辭乃升致命

與受贊儀同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下拜者臣

之正禮辭之而升成拜者非非待外臣卽於己臣之爲賓時也順君之命不得不成拜乎上然已略兼賓主之儀不全乎爲臣矣今侯氏降拜而復升成拜非辭則不升矣故注云太史辭之也兹謂不辭之而升成拜尊者之禮夫旣不辭之則下拜而臣子之分盡矣乃復升拜儼若天子以賓禮待己者不已亢乎

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靑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方明固爲上下四方之神盟時卽爲司

盟之神二而一也諸儒多以王不巡狩之歲爲壇以
合諸侯未免漏郄時會一禮時會之時而逢覲遇其
當朝諸侯既循常制見於廟復偕羣后見於壇其不
當朝者則惟見於壇若殷同之歲並無當朝諸侯祇
見於壇而已其來亦分四時其爲壇自必各以其方
而不專在南方矣注言之未詳故後人往往致疑經
言設六玉與六色之未相配並不言禮神也又蒼璧
不可以爲圭黃琮不可以爲璧夫人而知之也敖氏
乃欲以大宗伯職所謂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者
當之未免附會牽合

四傳擯○集說謂五等諸侯覲時俱北面此亦俱北面
說可從至謂一朝三享凡四次傳擯則非夫傳擯惟
春夏受享爲然餘則否况壇內羣后咸在日力難給
而乃如此煩黷乎依注四位之說爲是五等而分四
次何也蓋殷爵有公侯伯無子男惟畿內采邑之君
則稱子子男者周所增建也以增建者而合爲一次
也亦宜孟子曰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亦分四位夫有所受之也與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
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

山川丘陵於西門外○行禮次第當在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旗而立之前東門王城東門也先拜日於東門乃至壇祀方明然後徹方明朝諸侯或有盟誓之事則朝畢復加方明節次宜如是若先受朝而始拜日祀方明恐非敬神之道夏秋冬以此推之會同諸侯其來也既分四時故爲壇亦分四門或拜或禮或盟或不盟各舉其一以見義經文所以簡而明也若如敖氏不分四時不分國之四門專就壇宮三百步之地一日而徧輯五瑞姑無論日力不給也卽如此日受朝之後乃始出壇東門而拜日復反而祀方明又

至南門重禮己拜之日乃越西門至北門而禮月與四瀆終乃旋至西門以祀山川邱陵其紛雜無緒甚矣周公制禮夫豈其然

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以爲祭盟神而天子諸侯及王官之伯各有所主未知何據陳氏祥道嘗論之矣

記

几俟於東箱○云俟則俟天子升席乃左右設几可知敖氏謂升席在設几後則兩端俱礙矣何由升天子升席亦由下

儀禮管見卷中之五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巘 鳴𠼢 嗣出鳴喈 同校字

喪服第十一○篇內五服所未著者甚多讀者引伸觸類以意求之斯可得矣不復補焉

絞帶○按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指齊衰婦人也注云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明其異既婦人異男子而用枲則男子兩帶俱苴可知若絞帶用牡麻必明著之以別於苴矣敖氏謂一帶用牡麻非也又

此章明婦人之服異者但云布總箭笄髽衰而不言經可見斬衰婦人要經與男子同敖氏謂用牡麻亦非也婦人喪服要重於首豈反用牡麻耶

斬者何不緝也○帶緣各視其冠斷自齊衰杖期始敖氏以斬衰領袖亦有純謬也

去五分一以爲帶○經但言要經視首經五分減一耳其絞帶與要經同雷氏絞帶小於要經之說疏已駁正不知朱子何以仍取之

苴杖竹也○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兩經字俱指要經敖氏謂杖如首經之度未然

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疏引喪大記子夫人杖
大夫世婦杖文故言成人婦人正杖童子婦人不杖
汪氏琬謂傳言婦人不是童子婦人非也
絞帶者繩帶也○敖氏謂絞帶博當二寸夫楕方之物
有面可指方可言博絞帶形圓可以徑圍言不可以
博言斬衰絞帶之圍當如大功之絰之圍
冠繩纓條屬右縫○細思其制終以注通屈一條繩爲
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之說爲優右縫敖氏謂以纓之
上端縫綴於武之右邊以辟絰之纓亦屬臆說
外畢○疏謂兩頭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縫畢

向外是也敖謂於武上之外雖合之亦非

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未虞以前戸北向而無柱楣然亦必有通出入之處其制或略如圭竇焉朱子謂檐著於地如著地則難出入矣疏謂倚廬偏加東壁非幷兩下至練後乃於廬處兩下爲屋義較長

自始死至旣練哭有三無時一有時疏已詳晰敖氏更添殯後卒哭前朝夕爲位之哭爲二有時尤贅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注云二十兩日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王肅劉逵陸德明皆云滿手曰溢說似不同按古量一升當今一合五勺有奇亦與

滿手之盛略等也六斗四升爲鬴當今九升六合有奇以中人計之如月得三鬴則每人日食九合六勺有奇矣故曰上月一鬴則日止三合二勺有奇故曰下計其數亦僅堪歠粥也

君○傳文明以有地者爲君故注本以釋經葢有地則當世守義與有國者等與暫時涖官而爲其臣屬者不同服斬宜矣士既無地雖爲其臣安得服斬如皂臣輿輿臣隸名亦臣也而豈遽爲之服斬乎傳意言公士大夫之無地者雖有臣亦不爲服斬也公士大夫且然況於士乎或疑弔服加麻爲太輕卽不服斬

亦當齊衰三月夫齊衰三月則疑於有地者之民矣
故不制此服

父爲長子○但已身是適長即得爲長子三年不論繼
祖繼禰惟庶子不得敖氏併駁傳文庶子不得爲三
年之語甚昧傳重之義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疏謂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內敖氏謂言妻之昆
弟以見從母言妻之昆弟之子以見從母昆弟合是
兩說無遺義矣顧氏炎武乃以昆弟昆弟之子俱屬
所後者言則所後者之本宗掛漏反多說易惑人斷

不可從又言庶子爲後者不服妻之父母夫爲後而不服其母黨者以服君母之黨外姓之服亦無二統也若妻之父母則何嫌乎適子亦祭祖考豈不服乎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所言蓋本喪服小記疏云父未死被出自然是在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經明自遭喪後被出者解注意極明敖氏猶謂見出於父存之時嫌與未嫁者異何歟嫁與適人固可通稱但此篇之例專以嫁屬大夫適人指士

近臣君服斯服矣○經言衆臣之服降於貴臣而布帶繩屨傳則於衆臣中抽出言之近臣雖賤然得與嗣

君同服非若貴臣者以近君故耳

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按朱子曰右本在上以麻根著頭右邊從額前向左圍項後卻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云云準此即可推左本在下矣帶布升數固視其冠然此服衰裳尚無緣也又此二帶無別知斬衰二帶亦無別矣

父卒則爲母○父卒即得爲母三年疏謂必待除父服卒而始三年非也經文則字是急辭

慈母如母○慈母有二其一庶子爲慈己者此經所云

是也蓋父命之爲母也其一適子爲慈己者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是也適妻之子父不得命妾爲之母故不云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也然天子諸侯之適子則不服矣梁武帝旣使皇子爲慈母服小功又不論適庶皆同一例失禮已甚反譏康成不亦舛乎內則所云師慈保本指庶母若缺人則兼取傅姆等其曰諸母卽庶母也此則君子子爲服小功者可者指傅姆之屬此則不爲之服武帝直以慈母爲傅姆等而遺却諸母不知大夫子之三母與國君子傳慈有別不可攙會子朋以駁鄭也

帶絰各視其冠○此衰之[illegible][illegible]謂中衣之[illegible][illegible]也至[illegible]
章傳始言絰則斬與齊衰三年者無絰明矣
父在為母○若庶子為母與父異宮者得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宮者不[illegible][illegible]杖而不以即位見小記
妻○此專指士為妻若公子為妻則見於記公子為其[illegible]
弟大夫之庶子為妻則見於大功章俱不服期[illegible]記
云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小記云宗
子母在為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為妻禫
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無[illegible]者
無繼母及父存與沒俱為服期然此謂未可殊者耳

嫁則已絕於子不爲之服故呂氏坤有出母而嫁兩相絕之論舉外祖父母則餘不服可知傳曰絕族無施服非特出母之黨無服卽子之妻及子亦不爲被出者服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經所言皆指有服者傳則有明其無服者此二句傳也先儒並無異詞顧氏炎武以下有傳曰二字遂指爲經文謬甚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注訓從爲虛字言從而爲之服所以答其爲父三年斬衰之恩王肅則訓爲隨從之義言隨之而嫁則服否則不服義似勝鄭

祖父母○適子則父在期庶子不論父存沒俱期
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
敢降也○注謂降有四品以尊以厭以旁尊以出敖氏
併旁尊於尊降中言降有三品細思旁尊終當自爲
一品如公爲始封之君其昆弟旣非公子又身不爲
大夫則其降也以旁尊而不以已身之尊也敖又言
凡父在爲妻而非有所降者其服皆然不別適庶不
識所指何屬尤未解○大夫爲庶婦當服緦絰緦則
無服矣疏謂小功誤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注疏極明敖以弟字爲衍是

限以庶長必不爲兄也否則雖爲兄而不服適長弟
期也義俱未協
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庾氏蔚之曰舅沒則
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適庾氏
喜曰元孫爲後其母尚存元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
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據此則賀氏循所云其夫爲
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不可通之於曾祖
姑以下存者矣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嘗遵注祭感生帝之解勿
用王肅說

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戴氏聖曰大宗不可絕又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已有一適當絕父以後大宗田氏瓊曰後大宗者以所生支子還承本宗據此則敖氏謂大宗有時而絕者非矣○同居繼父猶謂之父寧以身爲人後而竟改稱其父母爲世叔父母乎假使爲族父母之後則遂稱其父母爲族父母乎夫族父母無服者也既加以無服之稱而仍爲服期乎如曰以族父母之稱正其名以生我之服致其情是名與服兩不相應也夫君子名之必可言

言之必可行旣沒其父母之名矣則直爲族父母服期矣聖人制禮寧若是乎故歐陽子之說終未可厚非也然則仍直稱父母乎曰不可於爲所後者正其爲父母之名於生我者加之以本生父母之名斯兩得之矣經言爲其父母卽本生之義也卽歐陽子所云不沒其父母之名之義也

繼父同居者○撫我育我恩止於一己耳至以其財爲築宮廟歲時使祀則德及先人矣祖父血食賴以不絕此莫大之恩也安得不服以齊期之服周公於行路之中而制此重服正所以激發仁人孝子之心耳

非傳不能得聖人之精意顧氏炎武乃謂後儒不得
其說而爲之辭亦昧於公私輕重之義矣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有宗子安得有嫁人無
主之婦其有之必大宗滅絕而小宗又不立後者也

妾爲女君○妾稱適爲女君儼有君臣之分矣若仍以
本族娣姪出降一等之服服之是等夷也當以康成
無服之論爲正或謂士妾有子則稱貴妾妻當從服
不知從服降一等仍無服也推之貴妾更可知

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集說云妻與夫爲一體
故不問己子與妾子其爲服若不服與夫同此明女

君尊得同夫而降其子之義也又云妾於君之子亦
從乎君而爲之其爲服若不服皆與女君同此明妾
不尊於君之子則無尊降之嫌故與女君同也又云
惟爲其子得遂獨與女君異者則以不得體君故也
此明妾實尊於已子若不爲服則同乎女君矣同乎
女君卽體君矣故爲服期此正解注不得從女君尊
降其子之義也極明晰
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
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
士服姑姊妹女子子出嫁大功無主者期大夫之子

應降小功因其無主仍服大功又因其身爲命婦故爲服期期亦不過服其本服耳非有加也子服三年其爲不報不待言矣故傳不言女子子期有似於報實其出嫁本服非報也故傳明之其餘皆報大夫在則服其子以期沒則服其子以大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此祖父母指父在者亦兼父非適長在內適孫則適子已沒者當以尊降而不降者以不敢故也與女子子出適爲祖父母大夫

庶子爲適昆弟之義同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亦冠布纓布帶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婦人當依注指本宗宗子言敖謂兼宗婦在內而經無夫之宗子文非也此服專爲宗子而制不問親疏尊卑及無服者皆服嫂叔無服爲宗子及母妻則當服矣敖謂無服亦非尊祖故敬宗○以曾高之服服宗子是敬宗也所以然者以宗子傳先祖之重祖宜尊故宗宜敬也

言與民同也○可見民爲君服本齊衰三月

庶人爲國君○注云庶人或有在官者言或解經不言民而言庶人之義言民之中即有在官庶人亦止同民三月不服斬也故言或以包之敖氏誤會注意乃

云非在官者不服謬也夫服疇食德繄誰之賜乃竟若是恝乎又謂非嘗家者不服尤謬寧有父兄君其君而子弟不君其君者乎而父兄亦竟晏然聽之已乎是教之爲亂民也此等關係名教匪細不可不亟爲辨正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傳於爲舊君既云言與民同矣今於妻復發此傳且於長子言未去則妻隨夫出可知鄭氏所謂妻尚未去同民服三月非據雜記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

反服則是臣適他國若所仕者尊卑不敵有不服之理經所以不著去國大夫服之文者以服不服未定也若其妻雖去則無不服也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注闡發制服意最精長子在國奉宗廟則服戴氏聖所云者是也去國則不服當如注說也敖氏謂已服之外妻子雖隨去亦服明背傳子未去之文不可從劉氏㪍言大夫去國而未仕者則反服若已仕者雖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亦不反服與雜記異義亦非士在外其妻子不言有服恩淺也

曾祖父母〇祭祝之辭元孫以下皆得稱曾孫固然然

稱名則可若制服之義則五世親盡服至高祖止矣顧氏炎武謂自高祖而上苟逮事者皆爲制服蓋推沈存中由祖而上皆曾祖由孫而下皆曾孫雖百世可也之說却未然

舊君○注云待放解傳猶未絕之意已出在竟猶爲掃除其宗廟是未絕也此章言舊君前後凡三條首條仕焉而已者雖不在位仍得棲遲井里君臣無隙恩禮最深故不惟服君并服其母妻次條去國而更事新君義屬於新君矣然所事之君尊卑與舊君敵者猶爲制服忠厚之至也惟尊卑不敵乃不爲服分限

之也此條待放未去旣在竟上何得不服然而負罪
引疚視仕焉而已者有間矣故不敢爲君之母妻服
此三者之分也若卽以此爲已去國者則經何以先
著其妻子之服乃隔繼父曾祖宗子三條始列大夫
爲舊君之服又反置在後前後斷續首尾衡决若是
乎詳繹經文實與上條大有區別非强附會注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
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
月不敢降其祖也○傳必言嫁於大夫者見不敢以出
而降不特適士者爲然也言成人而未嫁者所以㬎

在室有逆降之例然而降旁親不敢降其曾祖意尤重在已嫁者惟其然則等而上之雖諸侯之夫人天子之后無不皆然矣傳深得經之微意敖氏乃譏其失旨乎

殤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〇文承不縟言指要絰明矣蓋要絰有樛散之變始散繼樛者為變其文縟也始終不樛者為不變其文不縟也若首絰則九月以上始終有纓七月以下始終無纓無變不變之異也檀弓之樛絰環絰則指首絰而言一股而不糾者曰環絰此弔服也兩股而糾者曰樛絰此

五服之經也樛經但有有纓無纓之別無樛垂不樛
垂之異敖氏卽指要經爲首經又謂異於成人者散
而不絞俱誤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敖氏曰齊衰下殤小功七歲以
下猶宜有服哭之八十四日亦近於緦之日月矣

不降其適也○傳明言不降敖氏故與傳違乃曰加隆
黃氏榦曰適婦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

姪丈夫婦人報○姑與姪不以兩出而再降姊妹同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

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傳欲
明不爲夫昆弟制服之意置而不言反言夫不爲昆
弟之妻服者葢爲昆弟之妻服則昆弟之妻宜報矣
妻之服從夫生也故先明其本敖氏未喻傳立言之
旨而輕爲訾議朱子曰而可乎言其不可耳非謂卑
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註疏皆誤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此
等有父爲大夫而存者卽是尊同不降
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顧氏炎武曰尊尊
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爲宗廟社稷主既沒

而餘尊猶在故公之公子於所生母不得伸其私恩為之大功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既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卒為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親不敵尊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此條意重在許字者之在室逆降其已嫁者之降連言之耳逆降之說諸儒謂未然夫婦道外成既有係屬即降其本族旁親亦不嫌於薄然竊意逆降之節未必一許嫁即然或在請期之後將嫁而未及嫁亦遂同已嫁者之例耳○此條或議傳文或敺鄭注朱子亦

疑而未定細玩賈疏則注混於傳眞屬顯然疏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其論最確葢鄭揣誤讀之意既將此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兩人合上經君之庶子總爲三人而指爲君之黨是一誤又將經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指爲妾之私親是二誤故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妻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是言其第一誤也又云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

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是言其第二誤也然後以此不辭云云辨其非然則傳中下言至私親也二十一字是注而非傳矣不知何時將舊讀以下三十二字屬經文姑姊妹下以下言至私親也二十一字厠入傳中而以此不辭以下爲駁傳語雜亂無次讀者滋眩今依疏釐訂如左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舊注文爛在下之語移傳十六字於此經之下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云云○依疏將下言二十一字移置在注私親也之下此不辭之上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馬氏融曰在室大功已在大夫尊降之限嫁於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故不復釋因嫁而降雖彼此

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上經許字大夫者得逆降其本族此經惟姑姊妹之爲大夫妻乃不遞降然則大夫之妻得以尊降本族明矣

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自從也非自己之自下自尊別於卑義同敖謂立一處廟於公宮左之最東以爲行禮之所及封君沒於焉祀之謂之大廟眞屬臆撰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荀覬謂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所不臣亦絕不服是也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指爲臣者言若所不臣仍服期疏謂服斬未是

繐衰裳牡麻絰○用牡麻而亦澡之斷其本射氏慈藏氏聖皆云吉屨無絇疏云帶屨同小功小功章雖不見屨而於緦麻章言之則自繐衰以下皆同也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有此接見之禮即制此服不論已未接見疏謂不聘天子即無服非

澡麻帶絰小功五月者○注引小記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按孔疏云首絰無根要帶猶有根示其重也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分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下較此賈疏更明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

子之長殤○疏言五十命爲大夫禮之常法或大夫之子有盛德未必要至五十是以有幼爲大夫者則容有昆姊之殤服是也敖氏乃以昆姊二字爲連文謬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注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馬融云不言姑者不降姑也二說不同降姑之義爲長本生父母昆弟姊妹之服經俱備見不言祖者容仍是其孫此則姑亦不降矣敖氏謂本生之正親旁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疏爲服假使爲疏屬之後則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安乎否乎

爲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馬鄭皆

云以母之至尊故本服緦而加服小功最得聖人重本宗輕外族之意集說云子從母而服母黨者皆降於其母一等母爲其父母期宜小功非以尊加故與傳違大謬如其說則母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不亦降一等而小功乎此服有六因母之父母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庶子爲君母之父母繼母之父母庶子不爲後者爲己母之父母爲人後者爲所生母之父母爲繼母黨服如繼母多則虞喜謂縱有十繼母惟服次其母者之黨也使其亦出則以次服再繼母之黨矣若沒而非出當如虞說仍服

從母丈夫婦人報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集說於此亦不得不遵傳言加矣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按左氏傳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孔疏引此傳文而釋之曰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此與爾雅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之文正合葢長稚也弟長也娣姒也俱隨婦人之齒而相稱也故疏云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也雖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然爵與坐次則爾至於相稱斷無年少者而反呼年大者爲娣之理馬融王肅說恐未

然又案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此言
兩妾異姓而同事一夫者也可見娣姒長幼之義從
婦不從夫并不以事夫之先後論矣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注意以此服雖因慈己而加
而三母實是大夫之禮父沒則三母之禮亦無故仍
服爲庶母本服之緦敖氏謂父沒仍小功存參

緦麻三月者○敖氏曰此布七升半乃在小功之下者
以其縷細也凡五服之布以縷之粗細爲序粗者重
細者輕故升數雖多而縷粗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總
衰之上也升數雖少而縷細猶居於後如緦麻在小

功之下也

士爲庶母○喪服一篇指士爲多獨於此言士者一以見大夫之不服庶母一以見下貴臣貴妾之服爲大夫制不爲士制故於此特別言士也

貴臣貴妾○周公制禮士皆無地無地則無臣前已言之矣小記云士妾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此云貴妾其非有子士妾可知夫大夫雖尊於士實卑於諸侯故於絕緦之中特制此臣妾之服以遠別乎國君也此與庶子爲父後之大夫服母以緦義各有取勿泥常例士妾子之有無未定故不著其服

乳母○士妻自養其子妾有乳母據內則大夫之子有
食母此指君子子無疑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
者父在小功父沒緦身爲大夫則不服此章父存沒
俱緦父在之緦乳母之服也父沒之緦庶母之本服
也若身爲大夫亦不服昌黎東坡於乳母皆葬而爲
之銘爲之服此乃雇他人婦以乳哺己者然與賤者
代之慈己意同故爲制服

從祖昆弟之子○孔穎達謂同堂昆弟之孫理自緦麻
曾祖爲曾孫三月無等降之亦三月集說謂族曾祖
於昆弟之曾孫族祖父於從父昆弟之孫以其爲旁

親卑者之輕服略之而不報二說以孔為正葢旁親之服未有不報者也

曾孫○此服不分適庶雖適子孫俱沒為適曾孫亦止緦疏謂為適曾孫服期恐非

夫之諸祖父母○從祖祖父母及從祖父母自是兩輩安得以諸字賅之依注從祖祖父母及外祖父母之說為是同是祖行可統言諸也夫之外祖母妻亦服乎據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注云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疏云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皆謂為兄弟同宗直稱兄弟

外族稱外兄弟也則不特服夫之外祖父母并服從母矣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此雖兼丈夫爲大功以上之殤婦人爲夫族齊衰之殤在內而意實起下齊衰之殤二句故疏言爲下婦人著殤服而發之也何敖氏言不宜在此乎婦人服殤發凡於末者以別於男子

記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旣葬除之○大功正服衣九升練冠練衣以

九升之布練熟爲之故練衣亦名功衰練冠冠紕亦
緣以縓間傳所云練冠縓緣是也就其質而言之直
日練冠就其紕而言之亦名縓冠母重故直言其質
妻輕故可言其紕其實一也縓冠之縓不必改爲練
但疏謂縓布爲冠恐無此服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
子○報指兄弟報爲人後者之服也於所爲後之兄弟
之子若子則指爲人後者服所後者之旁親也記本
分明顧氏炎武乃汨而亂之以報字連下讀此因前
昆弟之子旣指爲所爲後者昆弟之子嫌此復出故

以爲本生兄弟之報服大謬有親兄弟之子乃取疏
屬以爲後者或昆弟止一子或雖有可爲後者而廢
疾不任事也本生外祖父母從母於兄弟該之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此乃爲加以加於本服之外也若應降不降不可
名加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小記云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
布明言用布而程氏大昌猶謂無一語紀其如何爲
免乎注言爲之喪主更補記未備
朋友麻○据注意則士之弔服當事弁絰疑衰而素裳

集說謂服素冠則庶人用何服以弔乎恐未然弔服有三疑衰在錫衰緦衰之下幾近吉服矣故鄭司農謂用十四升布而康成亦云疑之言擬以十四升布擬於十五升之吉布也集說云疑衰亦十五升而去其半葢布縷皆有事者布縷皆有事則疑於吉升數與錫緦同則疑於凶故因以名之非也葢自三升以至十二升凶服也十五升吉服也若用十三升則嫌爲凶服十二升之等差故闕之不用而用十四升以取擬吉之義如云取疑似之義甚無謂也○易文言陰疑於陽必戰漢儒亦訓爲擬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此指大功兄弟若小
功室老無服矣室老近臣異於邑宰遠臣故從君服
疏說是也亦以大夫之臣與天子諸侯之臣異故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爲其所生
之母止服緦矣從服宜降故無服不得以爲人後者
服本生母黨例之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固見不以厭降亦見不爲妾
者其服容有異於邦人大夫妻得降本族也盆信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此注以
君及卿大夫弔士俱皮弁錫衰文王世子注則云諸

侯爲異姓之士疑衰與此異豈同姓錫衰異姓疑衰與據服問大夫相爲錫衰與君同此記大夫命婦相爲俱錫衰而皆無士竊疑大夫弔士或祗得用疑衰敖氏所云亦有理也傳注所云哀在內哀在外指所哀之人言以內外臣分布縷之治否也當善會

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張氏爾岐曰傳言終之者因記本以女子子與婦並言惡笄有首以髽下單言子折笄首布總而不言婦故解之曰終之也謂當以惡笄終期也注仍指女子子誤會傳意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記無不髽明文

未可臆斷

適博四寸出於衰○適卽負領也兩相各濶四寸縫著

濶中八寸共一尺六寸矣衰綴於其外濶中出於衰

者兩相各二寸連負領四寸則兩相各出六寸也疏

是也前襟後裾禮服也此旣有濶中及辟領在喪服

之外四寸之衰卽當心而綴於濶中之外矣寧藉衿

乎邱氏濬欲作一外衿掩於內衿之上服之謂必如

是衰乃當心殊可不必

衣二尺有二寸○疏釋注意極明蓋倍二尺二寸爲四

尺四寸加濶中八寸則五尺二寸矣此指一邊言也

合前後兩邊計之則共用布一丈四寸故注曰而又倍之云云楊氏復以而又倍之句專指加於澗中者而言云用布廣尺六寸縱八寸中指之各縱四寸以一頭四寸去兩邊四寸存中央八寸加於後之澗中以一頭四寸全用之加於前之澗中前之一尺六寸視後之八寸爲倍說太新奇而鑿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爲母雖有期與三年之別而衰四升冠七升則同疏言父在爲母在正服齊衰非也應在降服內父卒爲母三年乃是正服耳此與篇首所陳自異宜黃氏榦譏其相

抵牾

儀禮管見卷中之五